



历史故事丛书

李密和瓦岗军

LIMI HE WAGANGJUN

少年儿童出版社

历史故事丛书

李密和瓦岗军

庄真著

徐正平绘图 龔韵文 徐正平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社1074 (高)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6/7 字数 113,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统一书号：R10024·2749

定价：(6) 0.55元

前 言

隋朝末年，有三支強大的農民起義軍：一支是杜伏威領導的，在江淮一帶活動；一支是竇建德領導的，在河北建立了根據地；一支是李密領導的瓦崗軍，在中原地區發展壯大，包圍了隋朝的東都。這三支農民軍是推翻隋煬帝殘暴統治的封建王朝的三大主力軍。

瓦崗軍是一支起義比較早的農民革命軍。在中原地區無數小股起義軍中間，是比較強大的一支農民軍。從公元六一二年至六一六年上半年，這四五年中間，孤軍奮鬥，沒有很大發展，反而屢次給隋朝大將張須陁打敗。

自從公元六一六年下半年李密參加了瓦崗軍以後，團結了周圍小股起義軍，主動出擊，用計消滅了一貫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劊子手——張須陁。這一個大勝仗，是當時農民革命軍走向勝利的轉折點。從此以後，瓦崗軍節節勝利，奪取了隋朝三大米倉，開倉濟貧，迅速擴大了瓦崗軍，又接連打死打敗隋朝許多大將，圍困住東都，使隋朝的統治發生了根本的動搖。由此可見，瓦崗軍的發展和壯大，跟李密的領導是分不開的。當然，瓦崗軍的越打越強，主要是由於瓦崗軍戰士們奮不顧身勇敢殺敵，由於中原百姓的熱烈支援。

李密是大貴族出身。他是在当时全国範圍內反封建革命大風暴的裹挾下參加瓦崗軍的。他個人的意志和行動、艱苦奮鬥的曲折的一生，符合了當時人民的利益，對瓦崗軍曾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所以，我們不能不承認他也是中國反封建鬥爭歷史上的一个杰出的農民起義軍領袖。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和李密的出身關係，他也時刻不忘記利用農民反封建的革命戰爭，建立自己的封建政權。後來，不斷的勝利沖昏了他的頭腦，他驕傲自大了，不大愛惜戰士了，甚至在对敵緊張作戰的時候，採取毒辣的手段，謀殺了為人朴實的瓦崗軍原來的領袖——翟讓。事態雖然沒有擴大，但革命陣營內部却種下了分裂的種子。這對起義軍和整個戰局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最後，李密在跟隨朝殘余勢力的代表者王世充決戰中，又犯了嚴重的戰略上的錯誤，以致一敗塗地，瓦解了瓦崗軍，使他自己變成一個統一戰爭中的失敗者，中途退出了當時反隋鬥爭的政治舞台。

瓦崗軍雖然失敗了，但是瓦崗軍戰士的鮮血不是白流的。它沉重地打擊了隋朝封建統治，推動了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瓦崗軍反隋鬥爭的英雄業績，已經在我們祖國農民革命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今天，我們來看看當時瓦崗軍戰士們可歌可泣的戰鬥故事，可以深切体会到毛主席所教導我們的：“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一七頁）。

作 者 一九六一年國慶節

目 录

小店里住满了“犯人”	1
倒过来倒过去的人	6
一个逃不掉，一个不想逃	7
温暖	10
搜查	13
到山东去	16
礼送出境	18
差一点杀错人	20
到瓦岗去	24
皇宫里的一场虚惊	29
他只知道杀人	32
死镣	35
昏天黑地	37
一路杀过去	39
发兵攻城	41
攻克滎阳	45

巧安排.....	49
大海寺前伏击战.....	51
欢度胜利的春节.....	57
打到一只狡猾的狐狸.....	60
打开洛口仓.....	61
三万老爷兵.....	67
刘长恭溜得快.....	69
让位.....	72
好汉迎接好汉.....	75
大不相同.....	78
回洛仓争夺战.....	81
讨伐昏王的檄文.....	84
柴孝和献计.....	87
诺言.....	89
平乐园大捷.....	91
徐世勣请战.....	94
竇建德的妙计.....	98
赵义哭了.....	101
分裂.....	107
幸灾乐祸.....	111
分心.....	114
抢救回洛仓.....	117

奠祭难友	121
將軍变魚食	124
上春門外屈死鬼	129
江都兵变	132
不能让这条路	138
智守黎阳仓	142
招安封官	147
恶战童山下	151
老贼溜了	156
东都政变以后	160
迎战失利	164
偷营	167
两个叛徒	170
我們要打回来的	178

小店里住满了“犯人”



隋朝大业九年(公元六一三年,一千三百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在高阳县(河北省中部)以南二三十里地的一个小鎮街上,有十几个差人,押着八个“犯人”走过。“犯人”們脚鐐上的粗鉄鏈,在石子路上拖着,发出“哧唧唧!哧唧唧!”的可怕的响声。阴天,不見太阳下山。薄暗已經籠罩着小鎮。一个老秀才眼看这群“犯人”过去以后,搖頭叹息道:“天天押过犯人,这是什么年辰?他們犯了什么罪?”街上的孩子們,又害怕又好奇地跟在“犯人”后面走。胆大的,搶步上前到“犯人”旁边去瞧“犯人”的臉。

“犯人”們个个披头散发,怨气冲天。只有一个矮胖子“犯人”,哭丧着臉,边走边搖頭叹气。有个瘦长个子“犯人”,头发給血块胶結成乱草堆一般,臉上青一块紫一块,上衣也沾滿了污血斑,样子太可怕了。可是,他沒有叹气。他走路很吃力,差人揮着皮鞭催他快走。另一个犯人扶着他,他才勉强向前移动脚步。其中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高个子、闊額角、大眼睛的“犯人”,昂首闊步、旁若无人地走在最后面。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年紀最輕的“犯人”,酱色臉,身体很結实。

他是个农民。他回过头来对高个子說了一句什么話；高个子对他点点头。

孩子們跟“犯人”們到了一家旅店門口，給回过头来的差人們赶散了。差人們正要把“犯人”們赶进旅店大門，旅店主人急忙迎出来对差人陪着笑臉說：“今晚小店里已經住滿了。”

公差头子怒气冲冲地問道：“住的什么人？”

旅店主人答道：“大部分是犯人，还是楊玄感的同党，只有五个过路客商。”

公差头子用命令的口气說：“把客商住的房子騰出来住犯人。我們今天押解的是朝廷要犯，是楊玄感的左右手。”

“就是，就是。”店主人只好去照办了。

客商敢怒不敢言，一个个默不作声地离开旅店。公差們把朝廷要犯赶进旅店大門。店主人討好地对公差头子說：“老爷們住在里边上房，有現成热炕；让犯人們挤在上房后面的空屋子里。那間屋子沒有后門沒有窗，保管犯人逃不掉。”

公差头子亲自察看了安排犯人住的空屋子以后，很滿意地說：“行！”就吩咐差人把“犯人”赶进空房子。

被赶出旅店的客商們，一时走投无路，徬徨在街头。

有人告訴他們說：“前边大树底下老秀才家房子大一些，他又是个热心腸的人，会收留你們过一宿。”

商人們找到老秀才家，老秀才果然答应他們借宿一晚。

一个商人叹息道：“跑来跑去总看見官府抓楊玄感的同党，哪有

这么多楊玄感同党！”

另一个商人問老秀才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有一事不明，要請教老秀才。”

老秀才謙虛地說：“豈敢豈敢，什么事不明白，請說吧，我也許略知一二。”

那人說：“楊玄感官封到礼部尚書，为什么还要造反？”

老秀才答道：“先是官逼民反。皇上本来不大信任楊玄感，楊玄感眼看天下要大乱，所以倒在百姓一边。”

另一个商人問：“听說楊玄感造反以后，一下子聚集了十多万人，怎么一下子又完啦？”

老秀才感叹地說：“楊玄感本来不会敗得这么快，这么惨的。他手下有个李密，貴族名門出身，世襲蒲山公，是个将材。皇上不用他，他流落在长安（現在陝西省的西安市）。楊玄感在黎阳（現在河北浚县）举事，特地請他出山。他向楊玄感献了两条妙計：一条是卡住山海关，不让御駕亲征高丽的皇上回来；一条是‘輕城勿取，直取长安’，打好基础。这两条上中之策，楊玄感都不接受，偏偏要去硬打东都（現在的河南省洛阳市，当时是隋朝的都城）。楊玄感如此优柔寡断，終至一敗涂地。他后来自杀身死，害得李密被捕。”

“可惜可惜，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另一个商人說。

一个年紀大、胆子小的商人对大家說：“少談論这些造反的事吧！当心給官兵听到了，把你也当作楊玄感的同党，还是早点睡覺为妙。”

大家不敢多談造反的事，几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准备睡覺，突然有人敲門，大家吓了一跳。

闖进来的是个旅店的小伙計。小伙計說：“来打扰你秀才老爷了！公差們吵着要吃鸡下酒。小店沒鸡，我冒昧来借两只鸡。”

老秀才气愤地說：“要鸡，叫公差出銀子来买！”

小伙計回到店里，对公差头子說：“鸡是有的，要現銀子去买。”

公差头子摸摸自己的腰袋，脹鼓鼓的，都是一路上从“犯人”身上搜刮来的。他舍不得拿出已經上了自己腰包的銀子，对小伙計說：“你給我先去办，吃好算帳！”他又动了一下脑筋，霍地站起来，冲向住“犯人”的屋子里去，大声对“犯人”們說：“明天就要到高阳了。誰还有金子銀子藏着，快拿出来。反正到了高阳，你們都要死。”

高个子“犯人”站起来，从胸口摸出一小錠金子，递给差人头子說：“我还有这三两金子，統統送給你們。麻煩你們一件事，等我們死后，用一两金子替我們买棺成殮。”

接着，别的“犯人”也从身边摸出零碎金子、銀子交給公差头子。看看滿手沉甸甸的金子銀子，公差头子的一副凶相，馬上轉为笑臉。說：“一定替你們办理后事。如果皇上要砍掉你們的脑袋，我們有办法把你們掉下来的脑袋，縫在你們的两个肩胛上，然后装进棺材。”

“那就感激不尽了！”高个子說。“你們一路辛苦，今晚就請用我們的金子銀子喝几盅酒吧！今晚也允許我們喝盅白酒。我們这是喝最后一次酒了。”

“可以。”公差头子答应了。

黄昏时候，小伙計把热酒和煮得半熟的老母鸡送上来了。公差們就在热炕上吃喝。公差头子边喝边对小伙計說：“再去弄两斤白酒，两盆牛肉給犯人！”

倒过来倒过去的人

公差們在上房里喝着，笑着。“犯人”們在那阴暗的屋子里坐在地上喝悶酒。上房里的灯光，正射在縮在墙角里那个矮胖子“犯人”的苦臉上。他喝着喝着，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呜呜地哭了。他自言自語說：“我明天有何面目到高阳去見皇上……皇上要我去打楊玄感，我不得不去。楊玄感逮住我，却不杀我，反而重用我。可是，楊玄感不成大事。反正我韦福嗣命里注定今年难逃劫数。呜呜……”

高个子“犯人”冷笑說：“象你这样貪生怕死、倒过来倒过去的人，就不得好死！”

这个自称韦福嗣的，住了哭，还嘴說：“我是被逼走这条死路的，命該如此。可是，你李密，老远从长安赶到黎阳来投奔楊玄感，死得更不值得！”

被称作李密的那个人，激憤地喝道：“住嘴！”

“你这无耻的东西！”那个躺着的受重伤的“犯人”，忍不住講話了：“我兄长要是听从了李密將軍的筹划，决不会兵敗如山倒垮得这么惨；就是相信了你这个宝贝，才坏了大事。”他是楊玄感的亲兄弟，叫楊积善。

李密压住了心中的怒火，对楊积善說：“事到如今，您还提这些干什么！”

酱色臉的农民出身的犯人，听楊积善說話說了一半，很不舒服。他喝干了一盅白酒說：“楊將軍，这韦胖子怎么样坏了大事，你得說个明白。”

楊积善索性忍着痛坐起来說：“也要怪我兄长沒主意，不听李將軍的話，偏偏听你这韦胖子的甜言蜜語，說什么‘打下东都，就可号令天下’，我們把兵力集中在东都城下，以致曠日持久，让楊广（就是隋煬帝）乘机从辽东撤兵回来，弄得我們腹背受敌。”他掉过头来逼視着韦福嗣說：“我兄长請你起草一个声討昏王的檄文，你托故拒不执笔。你老早准备給自己留后路了。我兄长接連敗北引兵向西的时候，你却偷偷地溜掉，又去投奔昏王。”

那个农民听了这段話，怒目注視着韦福嗣說：“怪不得我們敗得这么惨，原来是你这狗官钻了进来，出卖了我們种田人。”他气忿地站了起来，走近韦福嗣。韦福嗣吓坏了，还狡辯說：“你們別冤枉我。”

这个农民气得象怒目金剛，举起給手铐铐在一起的两个拳头，猛打韦福嗣的头。另一个“犯人”，站起来猛踢韦福嗣一脚。韦福嗣抱着头，縮着脚，躺在地上高声喊道：“差官救命！他們要打死我啦！”

一个喝得差不多的差人，一脚踢开屋子門，罵道：“你們，明……明天都要杀……杀头，还鬧……”

李密对差人說：“他們喝了点酒，发酒瘋打架，請原諒他們。”

差人指着李密說：“你……你这个人倒不錯。我把这些死囚犯交

給你，你……你管教管教他們。”

“交給我好啦！我不准他們再鬧。”李密說。“你們一路辛苦，多喝兩盅吧！”回頭對那農民說：“趙義！不要動手！”

一個逃不掉，一個不想逃

差人們一個個喝得爛醉，倒在熱炕上，象豬一般發出鼾聲。差人頭子倒很機警，生怕犯人逃走，扣緊了關犯人屋子的門，在門口地上鋪下狗皮毯，躺下來。不久，他也呼呼大睡。

三更天，李密和趙義已經用偷藏着的銼刀銼斷了腳鐐手銬。趙義把銼刀遞給另一個犯人，就在牆角落里動手挖洞。李密傾耳听听睡在門外的公差頭子一聲接一聲的鼾聲，輕聲对大家說：“今晚不逃，再沒機會了！”

李密摸到楊積善身邊，要幫他銼手銬，他拒絕了。他對李密說：“別管我！我傷重了，沒幾天好活了，出去也逃不掉。”

“我們可以背着您逃走。”李密說。

“背着我，連你們也逃不掉。你們能跑的快跑。跑得掉，別忘記替我哥哥報仇！”他堅持不肯走。

李密回頭把銼刀遞給韋福嗣輕聲說：“你要活命，自己銼斷鐐銬，我們可以帶你逃走。”

韋福嗣說：“要是逃不掉，反而罪上加罪。我不如等明天到了高陽求求皇上，也許能赦我死罪。”



“也好，把你的头献給昏王吧！”李密对韦福嗣說。他考虑了一下，挨近韦福嗣的身旁，对他說：“我怕你又要喊起来，只有委屈你一下。”他从衣襟上撕下一大块布，塞在韦福嗣嘴里。韦福嗣难过地哼鼻子、搖手、頓脚，弄得脚鐐“哐唧唧”地响。李密只得又撕块布条縛住他的手脚。

睡在門外的公差头子，給脚鐐声音吵醒了，恐怕发生事故，起来点了灯笼，推开屋子門察看。他睡眠蒙眬，看見“犯人”們都乖乖地躺着，只有一个赵义靠着墙坐着，就喝道：“你想到明天要死了，睡不着，是吧？快給我躺下！”

“我腰痛，躺着难过，所以坐起来。”赵义說。

这时候，韦福嗣又哼起鼻子来了。公差头子罵他：“哼什么，再哼，我就拖你出去打一頓皮鞭子。”

韦福嗣还是哼，他哼的意思是：“你还在做梦，他們馬上要逃走了！”

李密坐了起来，用手指捏住了韦福嗣的鼻子說：“別哼了，公差們一路辛苦，應該讓他們安息。”

韦福嗣悶得又頓脚，因为脚已經給縛牢，再没有什么响声了。

公差头子打一个呵欠，以为太平无事，就用力关上門，又倒在狗皮毯上做梦了。

赵义繼續用力挖牆洞，挖得差不多，就第一个鑽出去試試看。李密让掙断鐐铐的难友們一个接着一个钻出去以后，对楊积善說：“我們不勉强你逃走了。我們出去以后，一定替玄感兄报仇！”說罢也钻

出去了。

圍牆外有条狗，看見有人翻牆，就狂吠起来。

店主人怕賊偷，穿了衣服起床到后院来察看。当他发现关“犯人”的屋子外边牆脚下挖了个大洞，又看到矮圍牆扒成了一个大缺口，暗暗叫苦，急忙奔回店房，叫醒小伙計說：“不得了，朝廷要犯逃走了。你这笨蛋，尽管死睡，沒听到动静嗎？你还不起来！”

小伙計賴在旧被絮里答道：“犯人逃走，怪我干什么，公差老爷管什么的？”

店主人这时候对小伙計也沒法，想想还是先报告公差要紧，就跌跌撞撞地奔到上房去。

温 暖

公差們和地方官兵，在小鎮周圍山区搜索了三天三夜，沒拿到一个“逃犯”。

六个“逃犯”，机智地逃出了官兵的搜索圈，各自逃散了。李密和赵义在一起，白天隱藏在山洞或是丛林中，夜里走路。他俩一直向南奔走。

第四天晚上，李密突然病倒在山洞里，渾身发燙，不能跑路，也吃不下赵义采来的野果子。

“赵义兄弟！給我点水喝！我渴得要命。”李密說。

不巧，这山洞附近沒有水源。赵义急得要命。他考虑一陣，决定